

读书是一辈子的事

文 / 范学凤

“你读过的每一页书，都会在未来某天突然发光，像深海里的灯笼鱼，照亮你从未预料过的黑暗水域。”

小时候，我以为读书是为了考试。课本翻得卷了边，只为在卷子上多拿几分。后来，我以为读书是为了工作。简历上多一行字，面试时多一分底气。直到某个深夜，我在异乡的出租屋里，重新翻开一本旧书，才发现读书从来不是手段，而是目的本身——它像一条暗河，悄悄滋养着我们的一生。

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，是在祖父的书房。那是个雨天，木窗被风拍得啪啪响，我踩着小板凳去够书架最高层的《山海经》。纸页泛黄，墨香混着潮气，像一段被时间泡软的往事。祖父坐在藤椅上，用毛笔在宣纸上抄《兰亭序》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书不怕旧，就怕人不读。”那时我七岁，只觉得“饕餮”两个字长得像怪兽，却不知道它们会在二十年后，成为我论文里反复引用的意象。

青春时读《红楼梦》，读到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时，突然号啕大哭。不是因为宝黛爱情，而是第一次触摸到“无常”的形状——原来文字可以比眼泪更早抵达悲伤。那本盗版书被翻得脱了线，像只受伤的鸟，却在我最叛逆的三年里，成了唯一愿意倾听的沉默朋友。它教会我：有些答案不在远方，而在纸页与指尖的摩擦里。

大学时代在图书馆打工，每天闭馆前要把散落的书车推回书架。推着推着就停下来，被某本《植物图鉴》里手绘的虞美人绊住脚。那些凌晨两点的走廊，日光灯管嗡嗡作响，我像只偷吃蜜糖的蚂蚁，在知识的迷宫里横冲直撞。记得有个冬夜，读到里尔克“生活哪有什么胜利，挺住就是一切”突然明白读书不是避难所，而是练兵场，它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，提前演练自己的战役。

工作后第一次出差，行李箱里塞了本《夜航西飞》。在万米高空读到柏瑞尔·马卡姆独自飞越大西洋的段落，舷窗外的云海正翻涌成她笔下的“移动的沙漠”。那一刻突然懂了：书是时空的虫洞。当现实生活像经济舱的座椅般把生活逼到死角时，文字能让我们瞬间抵达肯尼亚的晨曦，或是魏晋名士的竹林。那些铅字像无数小窗，每推开一扇，就听见不同世纪的风声。

三十岁那年在医院陪护母亲，病房走廊的尽头有扇窗，窗外是棵老槐树。化疗的间隙，我读完了《疾病的隐喻》。苏珊·桑塔格用手术刀般的文字剖开“癌症”这个词的层层隐喻，而母亲正躺在病床上，手腕上插着输液管。书页间突然掉出一片干枯的银杏叶，是去年秋天夹在《诗经》里的，叶脉还清晰如昨。那一刻我触摸到读书的残酷与慈悲：它既不能减轻疼痛，却能在疼痛中开凿出理解的通道。

去年搬家，整理出二十箱书。最底下压着小学时的《新华字典》，封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着名字。翻开扉页，“林”字被我用红笔圈了二十八次——因为总把“树林”写成“树村”，突然笑起来：原来我们就是这样，用无数个错误的笔画，终于写对了人生。那些被圈红的错别字，那些被翻烂的页脚，才是读书最真实的模样：不是优雅的仪式，而是笨拙的坚持。

现在我的书桌上同时摊开着《齐民要术》和《三体》。左边是公元六世纪的农桑智慧，右边是光年之外的宇宙想象。它们像两个时空的邮差，在我眼前交换着关于“生存”的密码。有时读到“耕田欲深，耙劳欲熟”，会想起《星际穿越》里那句“我们曾经仰望星空，思考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”；有时翻到“墨子的木鸢”，又恍惚看见《2001太空漫游》的黑色方碑。读书最终让我们明白：所有时空的困惑，本质上是同一个困惑。

前阵子回老宅，发现祖父的书房变成了储物间。那套《二十四史》被塑料布盖着，像群被雪覆盖的兵马俑。我轻轻掀开一角，看见《史记》扉页上祖父的批注：“太史公曰：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此读书之真义也。”墨迹已经褪色，却像暗处的荧光，突然照亮我这些年所有零散的阅读瞬间：原来我们不是在读书，是在读自己；不是在吸收知识，是在校准灵魂的刻度。

书架上新添了本《存在与时间》，封面还没拆塑封。我知道它会在某个失眠的凌晨被翻开，像过去所有书那样——也许是在孩子发烧的急诊室，也许是在父亲葬礼后的守灵夜，也许只是某个寻常的黄昏，当夕阳把窗帘照得透亮。它不会解决任何问题，但会像祖父的毛笔、母亲的银杏叶、我自己的错别字一样，成为时间河流里一块沉默的石头，标记着“我曾如此认真地活过”。

读书是一辈子的事，因为它从来不是“读”的事。是我们把生命一寸寸埋进铅字，再从字里行间开出属于自己的花。那些深夜的台灯、雨天的书页、高铁上的晃动的倒影，最终都会长成骨骼里的钙、血液里的铁、瞳孔里的光。就像老宅屋檐下那窝燕子，年年春天都衔回新的泥，却永远记得旧巢的位置，我们也是这样，带着所有读过的书，走向永远无法提前翻阅的下一页。

冬寒的暖意

文 / 陈贞奇



清晨推开门，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。院子里那几棵果树早已褪尽了最后一根叶子，光秃秃的枝丫在寒风中轻轻摇晃，像是弹奏一曲深沉的乐章。屋檐下挂着一排晶莹的冰凌，长短不一，在晨光中泛着微蓝的光。我总爱踮脚，掰下檐下最长的那根冰凌。它并非玩具，而是冬天凝固的钟乳。含在口中，那锋利的冰凉在舌尖化开，仿佛吞咽下了一小段被固化的时间。清甜是水的本质，而刺痛是寒冬的烙印。多年后我才明白，童年痴迷的，正是这种将凛冽具象化并品尝它的危险游戏——我们最初学会的，或许就是与无法消融之物共存，并从中咂摸出一丝透明的甜。

母亲在灶间忙碌，蒸腾的热气裹着玉米粥的香气，氤氲了整个堂屋。父亲蹲在门槛上，就着咸菜喝粥，呼出的白气在晨光中缓缓升腾。这样的早晨，在故乡的冬夜里，总是格外温暖。

村口的老井边结了厚厚的冰，井台上的辘轳也冻住了。挑水的人们得先用热水浇开冰层，才能放下水桶。井水打上来，冒着腾腾的热气，在寒风中格外醒目。这热气与寒气交织的景象，透着北方冬天特有的韵味。我揣着满手并沿的冰凉转身离开，脚步踩在雪地上咯吱作响。一抬头，目光便跃过矮墙，落在了村头——那些麦秸垛被雪塑成了浑圆的形状，失去了往日的毛糙，不像馒头，倒像一群蛰伏的吉祥兽，披着素净的袍子，安静地守护着村庄沉睡的梦。

晌午时分，太阳暖洋洋地照着。母亲坐在炕头纳鞋底，针线在布面上穿梭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父亲在院子里劈柴，斧头起落间，木屑纷飞。我趴在窗台上，看屋檐的积雪一点点融化，嗒嗒嗒地落下。母亲偶尔抬头看我一眼，眼里满是温柔。她总说我像只小猫，冬夜里最爱趴在窗台上晒太阳。

午后，我跟着父亲去村外的麦田里看雪。积雪覆盖了麦苗，只露出零星几点绿意。父亲蹲下身，用他那布满冻疮和老茧的手，轻轻拨开积雪，动作小心得像在拆阅一封大地在冬季写就的密信。嫩绿的麦苗蜷缩着，但在白雪的映衬下，那绿意直往人眼里钻，是一种近乎无声的呐喊。

“看，它们在用沉默攒劲。”父亲的声音低沉，像在翻译土地的语言。他蹲在那里，呼出的白气笼着那点绿，许久不散。手没有收回来，就那么虚搭在雪沿上，仿佛那不是手，是另一段从黑土里探出来、与麦苗相接的根茎。风从田垄上滚过，带

着哨音，他却像把风声也听进了泥土里。

“冷得扎实，根就扎得欢。”他没看我，像是说给麦苗听，又像是麦苗透过他的嘴在说话。“你听不见它们动弹，它们在下头忙活的事儿，叶子不晓得。”我没应声，看着他那顶旧棉帽下通红的耳朵，和帽檐与领口之间那段褐色的、布满冻裂的脖颈。我突然觉得，父亲也是一株被种在这里的作物。他的沉默，他的耐寒，他所有被冻在皱纹里的季节，或许都是为了酿出我们这个家“穗子”那点沉甸甸的、金黄的暖意。这念头让我喉咙一紧，像也咽下了一口凛冽而沉默的冬天。

暮色像滴入清水的淡墨，在村庄上空洒开。炊烟被寒风压得低低的，紧贴着屋脊，显得有些仓促。我坐在炕沿，听父母絮叨着今年的收成、明年的打算。炉火噼啪，在他们渐生皱纹的脸上跳动。我看着那光晕，只照亮炕桌这一圈，再远处，便是被衬得更深的昏暗。父亲吞咽粥饭的喉咙轻轻滚动，母亲针线穿过厚布发出“涩——啦”的细响，这两种声音在安静的屋里格外清晰，一短一长，像是某种稳固的节拍。我突然想，这间屋子，我的祖先是否也曾这样，依靠着类似的节拍、类似的一圈光晕，一代代地，从无垠的寒冷与寂静中，置换出这一小片片人与体温的领地？

夜深了，月光洒在雪地上，泛着幽幽的蓝。村庄静悄悄的，只有风掠过树梢的轻响。我躺在暖和的被窝里，听着父母均匀的呼吸声，觉得这个冬天格外温暖。母亲轻轻推开门，给我掖了掖被角。她的手有些粗糙，却温暖得让人心安。父亲在隔壁房间轻轻咳嗽了一声，翻了个身，又沉沉睡去。

檐下冰凌的滴答声，换了一个调子，比昨日更接近流水的语气。母亲灶间的火光，映亮的是新煮的粥米，也是循环中细微的差异。父亲扫雪的声音，“唰——唰——”带着一种清扫庭院的仪式感，清扫旧雪，也为即将显露的新泥腾出位置。

我推开窗，那扑面的冷冽里，昨日清甜的记忆像未散尽的晨雾，而新掺入的、泥土苏醒的凛冽腥气，则是未来发出的、尚不熟悉的邀请。风穿过院子的枝丫，那声音，既像叹息，也像一种低沉的、持续不断的絮语。就这么站着，任由那含冰凌的滋味，在舌根深处，慢慢化开。

多年以后，已栖身在钢筋混凝土的暖巢里，但念念不忘的，还是小时候那乡村冬寒里的暖意。